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丞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

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

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

北史卷三十二
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爲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爲定州秉爲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

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坐免官大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畧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

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
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
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
聞爲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
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
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
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
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
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卽齊昭信皇
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

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
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
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
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
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季
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
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
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諡
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州刺
史鑿兄榭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榭子文業中書郎鉅鹿

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愐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驍足羸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

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

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
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
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
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
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
定州刺史諡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
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
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
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

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
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存亡
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
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
日時天氣已大熱徇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
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
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焚火觀敕
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
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

之始巨倫收殞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殞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人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

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郁買解孤楷付崔楷時翼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殷州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弟四

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
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
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
遂害之楷兄弟父子竝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
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
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
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
謙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
右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
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
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
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
長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
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
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
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
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

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太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弟

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畧工騎射善

周官尚書並畧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問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墮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

日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戴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諡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充工騎射質拔勝攻荊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在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諡曰莊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
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
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
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
畏欵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竒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
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
期於范陽鄖公韋孝寬經畧淮南以前後勲進位上
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及弘度以行軍總
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
婁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自

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旣
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
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
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
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
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
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
被旨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
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

素每屈下之一日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
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
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
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
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
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
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
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
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然弘度居家子弟班曰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世所

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
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
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
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
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
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
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
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
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興州刺史信
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

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宋主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

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

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放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弟以求遷叙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沒一牒當爲申請籛伯玉耻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未嘗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冥福初崔光貧

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贈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二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

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郟道元都督河間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雋因代焉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

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
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
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卽此人於元又親密過
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旣至景
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
初大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
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
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圍
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
辭不行仍爲大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

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
劉廐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
辨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諢聽
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
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
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
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
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
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

勲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
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畧普泰
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旣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
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日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
門卽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
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
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
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供饗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
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

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厯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
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劾修六官十二
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
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畧明瞻有應變之
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
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
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隣寇境又無山川
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
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
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

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惟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

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恭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工因以公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及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

重其譴責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
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
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
年卒諡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畧年十五周文帝見
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
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
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
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竒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

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
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國公王軌禽陳
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
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
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竝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
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潁議正朔服色事仲方
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
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
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
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

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
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
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暮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
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
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
於庚子至今庚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
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
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
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
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
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
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
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旣主昏於上人讟於
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箕申螢燭今唯須武昌
以下斬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

荆基郢等州遠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命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寇猶未賓

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畧並早卒孝芬弟孝偉

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堪大熟
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
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
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
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
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
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
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
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

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
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妾訟繼嗣事披訴經久長
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
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
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
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
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
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
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
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

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
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須者官
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
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
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
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
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
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
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塩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
亦旣官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

爲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
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悺
邢邵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
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
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
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爲歛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
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太司農
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
橫市妄費事二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
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

書右僕射琬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遼齋侯景鈇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

得情告者辭窮竝引嫌狀於昂定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郡幹又宜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卽拜爲真未幾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

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
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
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
爲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
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
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
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
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
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
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
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
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
修禮起途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孝直字叔
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閣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介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
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
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
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
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卒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

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
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
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
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
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
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
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
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
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以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

氣馬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祕書中散
在內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
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
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
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
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
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
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
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

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
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
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
史鎮東將軍諡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
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
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
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
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
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

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
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
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
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
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
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
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
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
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
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

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
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
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
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
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
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
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蕃魯病文宣令
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遠引入慰勉累遷度支
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
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

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
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
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
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
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
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
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
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
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
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

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
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及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表官
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
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
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
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
天保中於徒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
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護庶子
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

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
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
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
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
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
國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
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
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
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本部接了無人王敬
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

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
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
尉監遷少卿纂耻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
禮入啓求解位後爲洛陽令卒賜司徒左長史纂兄穆
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暹字李倫少爲書生避地敦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
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
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
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
屬暹握手殷勤至千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

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
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
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
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
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
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僞與暹
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
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豨嵇曄鄺
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
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

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
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暹曰適受
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
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
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史
介朱渾道元翼州刺史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
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爲
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
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
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受轡魏
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目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
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
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
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
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
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
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

侍讀遲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遲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遲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遲輒歛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遲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黎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歐擊付獄將餓殺遲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遺人隨聘使交易遲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遲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遲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遲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綱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

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
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
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
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鏢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
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
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
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
帝既鏢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
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
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

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
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
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
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
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
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畧盡文襄
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
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
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
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

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
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
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諡
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
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起兵以爲總管司馬
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如荅云
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
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暹兄謀開從祖弟游字
延叔少有風槩爲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
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內咸
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
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
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
至松栢旣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
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
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
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等
所攻游事窘登樓慨慷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
爲羣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
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
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
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
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爲武毅見重
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
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
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
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陳之策信爲
深遠奕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
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躋理其
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
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北史卷三十二終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璨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褒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颺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麇中太武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

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
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諡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
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諡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
侯例降爲伯卒悅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
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
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
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
州刺史諡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
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
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
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
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
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
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蠡起清河有五百人西
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
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
忠

保於大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尔朱乎神武曰富

貴皆由尔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

之神武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
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
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
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
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
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
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
晉澤元忠馬倒良义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
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

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万石賑之事訖
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
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
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
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
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
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
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
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克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歛焉贈司徒諡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

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侶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

輕致忿訟宗侃等慙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途遇害贈幽州刺史諡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尗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雋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

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

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悛
魏收王昕李伯倫等脩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
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
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
池夏旱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
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
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
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
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
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

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
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
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义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
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襄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
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
摠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詞辯
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
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
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

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
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
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
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
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
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
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
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
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謹恃其弟暹勢從繪乞

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
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
倭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
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
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
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
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
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
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子
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

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
中李神雋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
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
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
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蘭來聘勞之蘭問
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
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
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
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 卒齊初

贈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
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
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
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
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
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礪元令璨與中書郎高
閭入彭城說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
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
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謹對爲兗
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諡曰

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
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盜起賊帥格謙孫宣雅
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
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
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
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
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
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
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
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
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
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
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
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
旣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
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
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

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
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
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
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
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文人集其序曰達
生文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
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
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
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
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
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
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
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
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
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
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
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
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
謀今欲使摠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

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
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
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万大
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
及剋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
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
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
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
書順卽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
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

魏之大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
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
長安鎮都大將軍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
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
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
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
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
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
不拜之詔而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

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

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旣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

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榮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口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其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祿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

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奔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旣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

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
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
南過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
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
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
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
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
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楊州刺史淮南大都督
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
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監據相州及靈太后謂

監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
定州刺史諡曰文靜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悛
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
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文宣帝納
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
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
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
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
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
除金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

刺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贄母元氏卽祖勳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爲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祖勳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及公統爲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賂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梃殺之肝腦

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脩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

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勣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竝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

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
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
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
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
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
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脩起居
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弁字景世美容貌有
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
后追念弁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
布帛弁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

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
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
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
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
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
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
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
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
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
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

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上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

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日復登亞父冢遣孝伯

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
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
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
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
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
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脩
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
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
矜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
太尉駱駝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

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
并胡鼓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
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蒲朮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
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
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
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
荅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
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

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

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曠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竝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尙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

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卽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不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

客君等不欲影_以管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爲之脩飾廟堂表薦

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場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場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場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場上言二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

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場鬼教之言以場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場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場言爲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場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場爲統軍場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場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場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場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

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

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倚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制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

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
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
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
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
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頽
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
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
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
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

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
明堂之制者雖衆然較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
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
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
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
聞未能全正可謂旣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
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
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
秉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
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

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大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
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揔章當太室
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
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
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
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
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
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
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
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
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
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
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
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
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
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
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

水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黃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

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
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展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
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
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
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
室戶之外爲丈五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
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爲三尺
之戶二尺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篳門
圭窻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

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
衆塗路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
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
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
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
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
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
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
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
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

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
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
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
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二尺也
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
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
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
之時命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

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
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
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文置其戶牖則於何
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
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
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
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
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
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

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
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
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
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
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
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
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
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
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
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

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
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
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
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
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
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剛削卷無
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
盛暑通霄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
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
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

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
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
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
媒術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
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
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
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
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悼之哀儒生結
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
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

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
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
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
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
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
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
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

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
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
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
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
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於
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
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
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

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善
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
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
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
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
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
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
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踈頓至於此家
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
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

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

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爲黃熊杜宇

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鴿小人爲鴻彭
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鼈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
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蚺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
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
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
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
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
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
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
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刑去右
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刑落其所用三
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
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
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
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
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
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
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
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

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是某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某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丞慎敦

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克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曰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彥祖頤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竝列于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閣纘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喬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喬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喬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網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喬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喬仍事榮尔朱榮禽葛榮遂繫喬及高昂薛脩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祚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

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帝入寇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龍太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摠管長史從滕王迥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卽位行軍摠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摠百揆徵爲司會中

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
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
尚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
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
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
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
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
領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
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
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濟學涉

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人細李普濟
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
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
都官尚書諡曰貞子悛襲與從父兄普濟竝應秀才舉
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悛位太子舍人悛族叔肅字
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
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
愛之薦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
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
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皝字景林有學識位廷

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諡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
皦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
險爲害仲旋示以威惠卽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
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
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
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
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
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
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

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
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
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
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
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
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
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
諡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
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
屬余朱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

城縣侯任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曾險峭時人語曰歛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尔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良業告其在州聚歛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大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

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晉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第三十三
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諡曰康同
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
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
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
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
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
異部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權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
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
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

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
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拜州以告文襄文
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
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
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
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
天保初除大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
公以應對矢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
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
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

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
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
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
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
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
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
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
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
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
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
丞又有李勣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
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
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
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勣從兄子朗才辭勣之亞
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竝有焉靈則
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
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
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
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

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卷三十三終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 ~~不坊右~~ 之 管國之監司業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瑛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會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

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
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
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
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
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
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
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
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
馮貶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
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
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
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
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
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
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
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
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

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
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
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
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
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
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
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
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
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賙甚
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
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筆持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
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
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
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侍孝文欲令祿
養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爲高陽王雍鎮元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
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
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

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今高肇
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
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
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
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
彼舊有之疆兵後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昶敗
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
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
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後復圖

不納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以再遷尚書
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及一復至於再三
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
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
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諡文真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
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
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
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
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

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頌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

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學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大夫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

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閻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
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
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閻表以爲若不班祿則
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閻議孝文又引見
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閻曰佞者飾知以行事
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
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
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
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

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閻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
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
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
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
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
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

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
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
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
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
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
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
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
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

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一萬人專
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
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
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
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
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
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
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里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

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未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遣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問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曰蠕

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間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間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

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壻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

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耳故耳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荆願陛下當從容伊瀝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瀝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爾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

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
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
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徒
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閭以諸州罷從事
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
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
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廻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
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
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

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
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疎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
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真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
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
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
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福矜慢
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
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
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
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
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
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
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
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
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
泓遂歿於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
馬卒于仇池令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構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旣熟之節必親調之皇
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青軟留輕糝嘗送
子應箕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
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
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
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圍城鎮
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
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
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
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奠乃絕鹽粟斷諸餽味

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常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

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踈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
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
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魏朝廷以其
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
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
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
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
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

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羨談吾之於子
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
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
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
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
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提壺執俎至郭外
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
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

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問曾造其家遇叟
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問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
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其二
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問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
贈之亦無辭免問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
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
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
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叔恤至厚
議者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
赫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
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
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
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
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
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
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

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荅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末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

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

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叔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卽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

襄羨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父玖竝有名於西土玖位
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
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
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
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捷待之彌重
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
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
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子稱延明年十四

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
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
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
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
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
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
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書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日朝聞道夕死可

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
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
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
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
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
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
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
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葦谷
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
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
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
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阜隸
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
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
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
牧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

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諡詔贈涼州刺史諡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
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
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
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
西奔梁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
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
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
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
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
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

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
謚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
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
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
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
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
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
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
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
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卽位除左兵中軍爲尚

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頓
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
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
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
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
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
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
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
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
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

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琬已
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
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
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
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
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
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
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
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

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人省劾太師咸陽王但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

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周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

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謫言肆其姦詐空識名
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
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
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
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
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
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
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七
首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
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
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
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
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
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
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

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嘗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柳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真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真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真預建義勲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真元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真又兗州人爲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劾吉寧等

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賈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而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第爲佐史令第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廐伏法

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

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晚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帥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

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
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元王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犧氏作而
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
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荆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
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
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顛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
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
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
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
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
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
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
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

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

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竒惑之字又得正隸不老篆意也

悅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翫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詛

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
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
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
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
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
竊慕古人之執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詩
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
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詛者以類編聯文無復
重統爲一部其古籀竒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

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詛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
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與省百氏
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掌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
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
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與兼教
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
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
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
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

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竒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古今類事 卷之五 列傳 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卷之五 列傳 三

